

柴火妞斯巴克

姚以萍

斯巴克的名字来自英文 Spark，是小懿大（懿大，上海话的傻）一胎里长得最难看的，出生时左眼下角上有个小肉肉，三个弟弟妹妹渐渐长大后可送人时，她就留了下来。后来从动物医院得知，这绿豆大小的肉肉叫第三眼睑。2009 年 10 月 16 日夜晚，Spark 出生在我家卧室床底下，小懿大临近分娩时突然为我们她精心准备的床里一鼓作气冲到床底下，靠在离人最远的墙根头，剧烈呻吟起来。不一会儿，家人只能弯下老腰，爬到床上，把温热乎乎的小生命轻捞出来，放到窝里。

小家伙占不到任何身份的骄傲——父亲小白是小区东面公园孤零零的主人，有对善心夫妇常去喂食，也有人冬夜里试图把他害了卖餐馆，小白壮实的颈背上刻着一道道人类暴行的疤痕，后面不堪的故事无人知晓。母亲小懿大从朋友家抱来时近两个月大，有蝴蝶犬血统，不纯，长大了遛弯时常常遇见小白，结果和他好上了。Spark 毛色棕白相间，和妈很像，但背部多了一大片棕色，没她妈漂亮。性格的倔犟，体现在 Spark 60 天时反抗断奶，嗷嗷直叫，性子火急，因此得名小火花 Spark。三个月后可外出溜达，她显然比较会操心，常常回头注意人的动静，不愿分心。在玩取球有奖的游戏时，Spark 最得要领，她总是不声不响，目标明确地把球叼回，放在你脚下，有点贼头狗脑地看看你，毫无胜者的架势，莫非她领奖也会害羞？

六个月里 Spark 长到六七公斤，该做绝育了。我们等待着这个机会，准备在同一次麻醉下包埋她的第三眼睑，切割会影响泪腺分泌。2010 年一个春天，术后的 Spark 全身上下包扎着一块厚实的湖蓝色无菌布，两边各开三岔，从腹部包转到后背，打上四个大大的蝴蝶结，成了个漂亮的活动小包裹。怕她挠眼睛，头上按个喇叭形透明头罩，走路时大头罩一晃一晃。我们一起陪小马阿姨去长城，喇叭头一路引出指指点点和孩子们又怕又爱的开心和互动。术后头儿晚，我们轮流睡沙发陪她过夜，思忖着熬过几天一切都会好起来。不幸的是，顽固的第三眼睑数月后又蹦了出来，考虑到手术的风险，我们没再给小生命动第二刀。唉，Spark 这辈子命中注定就是这个模样了，颜值偏低、出生卑微，她妈原主人姚大夫是地道北京人，首次见到 Spark，便直呼她“柴火妞”。但小家伙绝不缺爱，也不欠脑筋。

我家如能出个学霸，应该就是 Spark。带她遛弯，她懂事听话，该走就走，该停就停，“嘘嘘”、“嗯嗯”都高效完成。有时回家发现她一路偷

偷含着块捡到的骨头，这时才吐出来。她贪嘴，骨头想啃，一定挨批，弃之又可惜；她很明白进门后的程序是擦拭全身，藏不住了，不如主动交出赃物，坦白从宽。另一个体现比较复杂思维的例子，是她挑逗胖乎乎的、睡梦未醒的妈妈让座的过程。Spark 噤哩哪噜走到沙发边，两肢前伸，掀起屁股，盯着小懿大，呜呜地持续喊话，忽而又手舞足蹈做出逗乐玩耍样。懿大就是懿大，这种时刻即使有我们提示，她往往还是中计，摆出迎战状，喉咙里叽里咕噜地冲着女儿跳下去，Spark 也不应战，立马跳上沙发，如了愿。这个抢位子的行动计划似乎屡试不爽。小型犬易紧张，爱叫，可能自知防卫能力差，便早早发出警示。Spark 更是从小急着发声，善于表达，不像母亲为人处世较豪爽。每次快递或剪草叔叔来，他们仨常常跳到窗台上咋呼，护家。丢丢体重是小懿大或 Spark 的两倍，张开嘴巴有她们的三四倍大。亢奋时丢丢想出恶气，头部便冲着她俩过去。这时小懿大往往迎头而上，对着丢丢嗷嗷怪叫，丢丢真要“下嘴”，后果简直无法想象。Spark 后来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保护好自己又能照样对付来人。她蹦上二十几级楼梯，拐三四个弯，过两道门，跳到二楼同向的窗台上发威，登高还能望远！另外，Spark 每天讨饭吃时，会用前爪反复拨弄地上属于她的那只饭碗，让它发出丁零咣啷瓷器碰地砖的声音来。

这个柴火妞还很能读人。平日里，我想坐到那个常坐的、靠近台灯一边的沙发位置，她会磨叽着主动让位。我们说要出门，做着准备，他们全都知道，立即争先恐后起来。丢丢一开心，就要汪汪大吼，这时 Spark 的小嘴居然咬住丢丢的大嘴巴，驯狗书上说这一招是最厉害的警示。想必狗儿子女能察言观色，我们梳头、拿包、关窗和穿外套等都能引起他们的条件反射。一次说着要给他们洗澡了，准备工作完毕后就是找不到 Spark，结果在落地窗帘后发现了瑟瑟发抖的小东西。她也有胆怯的时候，除了上医院，最怕洗澡。后来，每次刚刚开始为他们做洗澡准备工作，Spark 就会躲起来，在不同的角落，抱出来后可怜巴巴地看着人。我们准备就餐，Spark 往往第一个就位，闷声不响地趴在桌子底下等零嘴。她从小就能坚持。餐毕，小懿大和丢丢早已离开，Spark 肯定仍然等着，这不，爱等的孩子同样有奶妈。和其他两位不同，贪吃的她几乎什么都喜欢，黄瓜、青菜、毛豆、西兰花、红薯、山药、胡萝卜、苹果、鱼虾和冰棍等等。她还

能把西瓜皮啃得一片青绿，活脱一个小猪八戒。

惭愧的是，没好好训练 Spark 的技能。她只会对“别叫”、“sit”、“circle”指令作出反应，显然是敷衍了事一做，对之后的奖励更感兴趣。面对宠物公园里高高的细长平衡木，她第一次就能不费劲地通过，比边上几个大大小小望而却步或半途而废的同类都行。但她也有彻底失去平衡的时候。那次她在车里副驾驶位子上，不知发现了什么敌情，冲着外面又吼又扑，结果从开着的车窗里翻了出去，然后垂头丧气呆着，幸亏没有受伤。自那以后，她在车窗边的行为有所收敛，但对车外的大世界仍是那么好奇和好学。对其他的新玩意儿，Spark 也感兴趣，往往第一时间过去看看嗅嗅并体验一下，比如穿袜子、穿衣服甚至蹲进壁龛森严的旅行箱。有次她穿着假冒的 Burberry 秋衣走在大望路上，几位日本姑娘见了她兴高采烈，大声赞叹：“巴巴利！巴巴利！”那件衣服袖子偏长，折上去一圈才不妨碍前肢活动。有时半路上折袖掉了，小家伙还是高高兴兴、不知疲倦地跑动着，但只能一路碎步跳着前行，速度不减，真是难为了她。

Spark 的狗际关系不太好。她对外面的同类一律不买账，即使看到个子高大的邻家宠物，她也只管往前冲，吼叫着做攻击状。没人牵着，她随时会闯祸。在勇敢和要强方面，Spark 继承了她爸的遗风，小白当年把那公园的其他流浪犬全都赶走，占园为王。虽然作为女儿，小东西平时却是他们三个中最能占上风的，机灵活泼，使不完的劲，抢吃东西也快，也不知让母亲几分。小懿大绝育前有 Barton、帅帅、Lucky、哈奇、Tony 和小白等

异性好友，可怜的 Tony 常常在我家窗外呆呆地一等就是半天。Spark 从未交过朋友，莫非早早做了绝育，又被邻家大狗咬痛过，便永远无法在同类面前轻松友好、不加防范了？那次被咬后她独自奔回家来，夹着尾巴，盘在她床里呻吟喘息。大夫发现大狗牙齿居然扎进 Spark 背脊皮肉两三公分深，接着是清洗、上药、包扎、打针、服药和一礼拜的委屈。

然而，柴火妞样的宠物同样命好，平日子里只管吃喝玩乐睡，最多叫几下报个警，犯了错照样有人甘为铲屎官。Spark 有很温柔和显示同情心的一面。一次我在门外不慎跌倒，她和丢丢都飞快跑到我身边嗅嗅舔舔，以示安慰。我在沙发上坐下，她常会蹭过来挨着坐，有时硬要凑上来舔耳垂，一两下还不够，我即使拿出洁癖的全力也难以抵挡她急切而可人的眼神。开车一起出去，她喜欢待在中间的物品箱上，有时脑袋紧紧靠着我的肩膀，忽而又把小下巴架在你手臂上。自然使我再次想到：人类拥有很多朋友，而她的一生中却只有你一个。

与三位小朋友密切相处的这些年，留意并感受了生活的另一层面。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如今喜欢小动物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但是，关爱动物，提倡动物权利并制定落实相关法律，还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自律和大力付出。不禁想到上世纪 70 年代上海老家弄堂里的一位外国老太太，她收养了 9 只猫；北京友人王方，多年来一直挤时间去小动物收留所志愿服务，自觉相形见绌。类似的许许多多柴火妞，特别是那些不幸流落街头的生灵，同样值得社会的关爱与保护。

叶灵凤晚年有“藏书家”之称，其实他的藏书是 1938 年到香港后再聚起来的，而早年上海所得的书则失落了。他在《我的藏书的长成》一文中写道：“我在上海抗战沦陷期中所失散的那一批藏书，其中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书，可是数量却不少，在万册以上。而且都是我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自己由编辑费和版税所得，倾囊购积起来的，所以一旦丧失，实在不容易置之度外。在抗战期中，也曾时时想念到自己留在上海的这一批藏书，准备战事结束后就要赶回上海去整理。不料后来得到消息，说在沦陷期间就已失散了，因此意冷心灰，连回去看看的兴致都没有了。”

叶灵凤早年的这批藏书在他离沪时托付给亲属，据叶灵凤的外甥张家庆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还在亲戚家看到过它们：“在一个楼梯转角的搁板上，找到了这些书，但绝大多数是外文的，我当时看不懂。”(张家庆《叶灵凤的藏书票》，2020 年 9 月 7 日《新民晚报》) 一万册书，普通的房间要两三间才摆放得下，恐非“搁板”所能负荷，也许那时书已不全了；不过，“绝大多数是外文的”这一记忆应该可靠，因为叶灵凤自己也说：“我的那一批藏书，大部分是西书……”叶灵凤似乎只懂英文这一种外文，因此他说的“西书”当指英文书。

2020 年 9 月，我得到一本破旧的英文精装书，页边已被蠹虫蛀了几个洞，它是英译“法朗士作品集”中较少见的一册，小说《紫水晶戒指》（The Amethyst Ring），出版于 1922 年。书前衬页上，有一用钢笔写的、像道士画符似的绕了很多个圈儿的合文签名，细辨之，却是“靈鳳”（灵凤）两个字。莫非它是叶灵凤失落的西书中的一种？

后承友人宋希於兄见教，叶灵凤、潘汉年编《幻洲》杂志第一卷第五期（1926 年 12 月 1 日出版）印了一幅叶灵凤的照片，旁边有其签名，正是同样绕了很多个圈儿的合文签名。如此一来，证实《紫水晶戒指》确为叶灵凤旧藏。

叶灵凤读过很多法朗士写的书。他的《读书随笔》(上海杂志公司 1946 年版)一书中有关《法朗士的小说》，开篇就说：“有一时期，我颇爱读阿拉托尔·法朗士的小说。我尽可能的搜集所能买到的他的小说，贪婪的一本一本读下去。这样，他的三十几册小说，我差不多读了五分之四。”若叶灵凤所言没有夸饰的成分，则他读过十几本法朗士的小说，这一数

叶灵凤读过的英文书

刘铮

量着实可观，恐怕民国时期再没有第二个人读过这么多的法朗士。

不仅读，叶灵凤还译过法朗士的小说：1928 年 2 月，叶灵凤主编的杂志《现代小说》第一卷第二期上刊出了他译的“法郎士”短篇小说《露瑞夫人》(后收入叶灵凤译《九月的玫瑰》一书，上海现代书局 1928 年初版)。叶灵凤文章里提及法朗士的也不少，在香港沦陷时期，他还特意写过一篇《法朗士诞生百年纪念》（1944 年 4 月 16 日《华侨日报·文艺周刊》）。

这本《紫水晶戒指》，正文第一段边上记着日期“26.1.1929.”，大概是阅读之初的时间。书的最后一页则有中文题记：“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读毕于增德里十五号。”三百页的英文长篇小说，两天就读完了，速度是够快的。

1929 年，叶灵凤生活在上海。他在《白薇——我们的女将》一文中回忆：“白薇的爱人是杨骚……他们两人开始同居，大约是一九二八年的事。当时两人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恒丰里，我也住在附近的另一个弄堂里，因此时常有机会可以见到。”在《大陆新村和鲁迅故居》一文中则写道：“我曾在大陆新村对面的兴业坊住过……当年‘一·二八’之夜，我就亲眼见过日本陆战队先占领了兴业坊后面的警察派出所，然后将兴业坊弄底的围墙凿开一个大洞，从那里鱼贯而入……”“一·二八”是 1932 年的事。恒丰里、兴业坊皆在虹口，增德里（现宝安支路 79 弄）在两者的东南方向上，离恒丰里近得很，步行大概就几分钟的路程，距兴业坊稍远些，不过走十分钟也应该到了。增德里十五号，或许是叶灵凤在 1928 年到 1932 年之间落过脚的一个地方。

小说《紫水晶戒指》，是法朗士所谓“现代史话”长篇四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以“德雷福斯事件”为背景，写贵族、教士、军人、大资产阶级的颓废狂热，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吉特雷尔神父，他觊觎都尔冈教区主教的位子，有位蓬蒙夫人准备等他当上主教就送他一枚紫水晶戒指。贯穿“现代史话”四部曲的人物是教拉丁文学的教授贝日莱（Bergeret）先生，这是法朗士依自己的形象塑造的角色，他清醒而清高，有正义感，却又悲观。“现代史话”的情节松散凌乱，常插入一些偏离故事主线的内容，比如《紫水晶戒指》第二十三章就写贝日莱在翻译一份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出土文献，结果用了三页半篇幅把这份所谓“文献”抄了一遍，跟角色的命运全无干系。

叶灵凤在《法朗士的小说》一文中写道：“法朗士的父亲是开旧书店的，出身于这样环境的他，耽溺于一切珍本古籍和考古知识的探讨，早年便写下了《(波纳尔之罪)》这样古气盎然的小说，正不是无因。然而正因了这种气氛，有些年青的批评家便攻击法朗士，说他不是现代意义的‘作家’，而是书呆子，他的著作不过是旧书的散页和考古学的堆砌，实是说得太过份一点了。”其实，若就《紫水晶戒指》第二十三章而言，说它是“旧书的散页和考古学的堆砌”，却是恰如其分、毫不过火的。

那么叶灵凤自己读《紫水晶戒指》的感想和体会又如何呢？全书仅在最末一页有用钢笔写下的一句——或者不如说一个英文单词——的评语：Dull！原来他也嫌这部小说“沉闷”“枯燥”“淡而无味”。他在后来谈法朗士的文章里未曾提及此书，再自然不过了。

在《书店街之忆》一文中，叶灵凤曾记述 1957 年他返沪时，“在静安寺路上闲步，曾无意中发现一家专卖外文书的旧书店……想到自己存在上海失散得无影无踪的那一批藏书，满怀希望的急急走进去，在架上仔细搜寻了一遍，仍是空手走了出来。我安慰自己，可能是整批的送进了图书馆，几时该到图书馆里去看看。”

令人遗憾的是，他失落的藏书并未整批送入图书馆，而是散佚了。他在别的文章里也说：“后来有许多朋友曾在上海旧书店里和书摊上买到我的书，可知已经零碎的分散，不可究诘了。”言下不胜怅惘。我想，这本《紫水晶戒指》，也是流离散落、不可究诘者之一罢。



十三号线（雕塑）柳青

藏在深山里的图书馆

田永昌

录，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那个尽管只隔了几十年但却非常令人动情的年代。就如刚才开车师傅说的，放弃大上海户口，举家迁到大山里战山斗水，建厂报国，而做到这一点都是需要下定决心，舍弃或放下个人利益的。就凭这一点，就值得让人赞叹。我想，今天的深山图书馆改建者，在总体设计时，于人们目光易到处保留这一当年旧物，也不仅仅为好玩或念旧，更在于让人们通过读书汲取更多力量，以排除万难的气概去建设更加美好明天。

其实，当年八三七一向东厂的许多旧物，基本都保留了下来，并赋予了新的生命。譬如我在一楼“啡世家·垭里咖啡”馆里，看到的窗户，在灯光照射下别具特色，仔细一看，原来是用当年工人生炉子用的蜂窝煤一块一块垒起来的，从而形成了如此现代派的独特窗户。更在于在阅览室，那个放生产工具的大铁皮柜子，置于书海之中，如同一种隐喻，读书是要沉得下心来的。当年工厂的一片旧墙被保留下来，让布满着艰苦岁月里的旧迹与新时代书屋相互印证。一张

上海人熟悉的用过的棕绷床，置于三楼文化沙龙手工作业区，不仅平视视觉审美冲击，也让沙龙手工作业区多了生活气息。当然，一进深山图书馆，门前墙上，老旧水泥电线杆子上，都保留或绘制着当年上海三线工厂的生活旧迹，而这不仅仅让人怀旧，更是与文化、阅读、与艺术等交汇相融合的。

雨下得很大，山上的松树呼啸着，云在山谷里如野马奔驰。深山图书馆大大小小的灯全开了。八三七一向东图书馆的灯箱在夜雨中大声睁着眼睛，闪着特殊意义的亮光。顺着上山的石梯攀登，半山腰里是一整排的露天书柜和书籍，书柜前一排聚精会神读书的男女读者，走到跟前，却发现这是为营造书园氛围而塑造的男女读者人物造型。站在这里极目，这深山图书馆太独特了。过去生产军用产品的旧厂房，山下的车间建成了艺术展览室，山上的工厂办公室改成了藏书馆、阅览室。图书馆不大，却包括了生活美学图书室、心理学图书室……工具书、文艺类、科幻类等分门别类的指

示灯箱，在雨中向我行着注目欢迎礼。这样的读书环境，太浪漫了。而在雨天，就更添了些神秘色彩。进门时一把把雨伞收起来放在门外，走到书柜前，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找个地方坐下来。风雨关在门外，双目盯在书上，静心遨游书之海洋，是不是很心旷神怡？因为大雨的关系，读者不是很多，但我也看见三三两两的专心阅读的身影。有位读者手上捧读的是《中国大历史》，他告诉我，他很爱看这类历史书——只有洞悉中华民族伟大历史，才能从优秀的中华历史和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此情此景令人感慨不已。

读书，营造适宜现代人的阅读环境，其实只是深山图书馆的一个方面。向东书馆还经常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活动，走出去为大山里的留守儿童服务，为他们送书送学习用品，定期邀请青少年读者到向东书馆来整理图书、当义务图书员等，从而让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更多更广泛接触图书，培养和增进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黄山数日落雨，远峰近谷，云雾飘渺，空濛如诗，飞云似画。此刻，由黄山友人王小姐陪同，驱车去离市区不远但却是藏在深山里的图书馆参观。我到过北京、上海、巴黎、纽约等国内外的各式各样当代图书馆，但见识深山里的图书馆——向东书馆，还是第一次。

巧得很，为我们开车的司机师傅熟门熟路。他主动介绍自己多年前就在这山里的工厂上班。工厂是从上海迁来的，叫八三七一向东厂，专门生产无线元件电容器产品。当年在这里工作的几乎都是上海人，现在公路很方便，那时深山云雾缭绕，山高路陡，开路建厂绝非易事——上海人也是能吃苦的。凭着他们的双手和血汗，硬是在山里建起了厂房，还建起了工人宿舍，篮球场、食堂以及图书室。那个年头，这些上海来的三线厂，不仅为国家生产战备物资，而且也带动和活跃了当地的生活和文化。这位司机师傅很动情地说，今天，当年老厂房已改成图书馆、咖啡厅、艺术展示厅和民宿等等，成为黄山市现代文化的新高地。但是，当年上海三线工人舍弃大上海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甚至全家搬迁到深山里的奋斗精神，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说着说着，就到地方了。当司机师傅车内停稳车子，我走出车门第一眼，就看见雨水流下的山壁上，一架熟悉的老式红色消防器材弹眼落睛，特别那一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